

算命与推拿 ——谨以此文怀念我的外公外婆

前些天看姜焯导演的《推拿》，它是一部真正触动我最内在感情的电影。就像一个人记忆深处的那潭夹杂着所有幸福遗憾，喜悦忧伤的深水，随着时光荏苒随着人事变迁都已无法触碰，无人问津。突然不知哪个淘气的孩子往下扔了一块石头，这潭水便开始躁动，所有的爱恨情仇就在窄窄的空间辗转反侧，无所适从。这块石头就是《推拿》，这个孩子就是姜焯。但姜焯并不是淘气的孩子，他就像一个持刀的医生，划开所有似乎愈合的伤疤。

我外公外婆是盲人，是算命先生。就像王大夫和小孔一样，他们都是眼睛看不见后走在了一起。他们靠着给人算命拉扯大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算命先生有自己的行头，一副牛角锣，一盒彩头，两对探路的竹竿。特别是牛角锣，即使他们去世很多年后，每当我听到周围经过的算命先生打出的清亮的锣声，我都会想起外公外婆，都会想起很多年前他们打出的融入我童年少年的锣声。外婆生前最后的日子说要舅伯姨妈们在她走后一定要把这些行头烧给她，否则在下面怎么讨生活。

外公外婆天气好就会外出“做生意”（也就是算命），由于外婆是根本看不见，外公可能还有点光，所以每次都是外婆跟着外公走，两个人探着路，一天天地在临近几个村镇来来回回给人算命。就这样很多人都认识了外公外婆，以至于他们去世很多年后总是会有人一看到我妈妈就会问：四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还健忘吧，她老人家算命算得真是准。我记得外公外婆很喜欢去的地方是位于红南桥的一家茶馆，那里聚集的主要是一些老人家和眼睛看不见的算命先生，而且似乎还形成了算命先生的团体。有的时候一大群同行的算命先生聚到外婆家，晚上围成一圈坐在屋前的场地上讲笑话讲鬼故事，无论是小孩子还是大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浑身发抖。他们不喜欢和正常人打交道，每次无论去我家还是姨妈家，他们总是喜欢要我或者表哥带他们去这样的茶馆，他们觉得只有那样的地方才是他们的世界。《推拿》里面讲一盲人和健全人终究还是隔了一层，道理很简单，他们在明处，健全人却藏在暗处。这就是为什么盲人一般不和健全人打交道的根本缘由。

外婆很爱干净，她的屋子甚至比所有正常人的屋子都要干净，这一点几乎所有认识的人一有机会都会这样说。他们生活的屋子不大，但是每个地方都收拾的井井有条，地面的每个角落都清扫的干干净净。外婆一有时间就会拿着撮箕和扫帚，蹲着身子从屋子的一个地方的第一块砖用手摸着用扫帚探着打扫到最后一个地方的最后一块砖，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打扫一次。所有来外婆家玩的人都会说四奶奶家的地上可以直接睡觉了。我曾经问过妈妈说为什么外婆那么辛苦地打扫，妈妈说她是怕被人嫌弃脏。因为他们盲人看不见，所以正常人对盲人自然而然的偏见就是眼睛都看不见怎么可能干净呢？其实盲人比大多数正常人都要敏感，都要在乎面子，他们骨子里想得到正常人的认同，不想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不讲干净是理所当然。所能《推拿》里面的王大夫说：“你见过在大街上讨饭的瞎子吗？讨饭，我也会，但我不能，我们也有一张脸，我们要这张脸，我们得拿自己当人。”我外公外婆就在这种一辈子都爱面子，深怕被人看不起，深怕被人嫌弃的人。所以他们一辈子也活得累。

我外婆真的如电影里面那样爱钱，与其说是爱钱不如说是爱钱给予的安全感。《推拿》里面的王大夫宁愿以血还债也不愿拿钱还弟弟的债。我妈不想让外婆出去做生意了，外婆总说的一句话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年算命先生相对于一般人来说赚的钱多，所以在很多人眼中外公外婆是有钱人了。我奶奶就曾经似乎有点吃醋的说涛涛肯定喜欢她外婆些，她有钱啦。外婆爱钱，爱赚钱，但是她出手阔绰。我妈妈是最小的丫头，出嫁的时候黑白电视机，凤凰的自行车等一应俱全。他们从不觉得因为自己看不见所以降低陪嫁标准，相反他们总是做得比一般人都要风光，都要阔绰。我们小孩子总喜欢去外婆家玩，我们对外婆给的钱没太大的概念，只是一进屋就奔外婆床边用坛子藏着的各种好吃的东西。那几个坛子就像个无穷无尽的宝藏，每次去都有，每次去都是满满的。我妈经常跟我们讲的一件事就是在我外公去世前的前些天，因为我家在镇上盖了房子马上要摆酒席，外公病重得那么厉害还是念念不忘提醒

我妈妈说电视机上面是不是还要买个花瓶，最好是哪种哪种比较好的。我妈妈每次说到这件事总会很伤心。

娄烨电影的对白是站在正常人的角度去剖析盲人的世界，这种悲天悯人的角度本身就是一种划分，盲人和正常人说到底还是不同世界的人，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微妙的平衡，我们的自以为是和鲁莽往往无意破坏这种平衡。记得有一次在我接外婆到我家过节的路上，我很好奇的问外婆你什么时候眼睛看不见的？她说很小的时候。我再问，那你没看过我妈妈长什么样咯？她说不知道，只用手摸过脸。我不依不饶，那你们什么颜色都不知道，眼睛里面都是黑的吧？外婆由开始的不耐烦慢慢变成急躁再变成踩着拐棍猛地跺地。我吓着了，然后一声不吭地带着她回了家。那是很少的外婆对我发过的脾气。不同世界的人如果没有必要不必相互打扰，存在那种亲情温情的平衡就很好，过分的关注和深入反而会本身的敏感会更加躁动更加无所适从。存在的就存在了，不同的东西达成默契和平衡就足够。知道这些道理，他们都去世好多年了，而我一直很后悔。其实无论是对爷爷奶奶还是外公外婆，我一直都有深深的内疚，我的不懂事对他们有意无意造成了很多伤害。

《推拿》通过电影艺术向人们呈现了我们人类大群体中的那一个与我们有点不同群体——盲人的生存状态和思维方式。“在盲人的心目中，健全人是另外一种动物，是更高一级的动物，是有眼睛的动物，是无所不知的动物，具有神灵的意味。他们对待健全人的态度完全等同于健全人对待鬼神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正常人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接纳他们，怎样照顾到他们敏感的内心？是额外的关心还是平常的交往？如果正常人能跟盲人在心灵上能够平等交流，无所顾忌而生活琐事中正常人给盲人足够的便利那样也许会好一点。

外公外婆去世很多年了，现在还会偶尔梦见他们。梦中有时候感觉他们还在，还是住在那个小小的屋子，那个装好吃的坛子还是满满的，碗筷还是洗的干干净净，地面真的是一尘不染。外公被烟熏得发黄的指甲还是夹着几毛钱一包的“游泳”牌香烟，外婆一手端着装满要洗的衣服的盆子一手拿着竹竿探着路去屋后的河边洗衣服。我想起很多个炎热的夏天晚上，没有风扇，只能靠着外婆用扇子一阵一阵凉风把我哄睡觉。我想起每次睡觉去都喜欢要外婆给我后背挠痒痒。每次去外婆家，尽管我们都不信算命，但外婆拉着我们给我们算命我还是很高兴听“彩头”里面朗朗上口的内容——三国赵子龙，盖世好英雄；单骑去救主，马到就成功。我还记得每当很多人在我面前说算命怎么怎么迷信怎么怎么不信甚至还会侮辱算命先生，我都会跟他们辩驳信不信是你们个人的事，但是盲人总得要讨生活，没有了算命这个古老的行当，很多人就没有了心安，很多盲的算命先生怎么办？你敢反庙里的菩萨吗？人始终有所畏惧。

每当我们家人听到经过的算命先生打出的牛角锣清亮的声音，我们都会心头微微一镇，然后看着对方的脸心照不宣，仿佛那些时间就在昨日，我们顺着这些铃声就可以找到回去的路。正如生活和生命，一切都会渐行渐远。我很想念他们，每次给他们扫墓都想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子子孙孙像这样越来越好，会不会很欣慰呢？他们给我算命的时候总是说我命里八字太好，以后肯定会平平安安，大富大贵。我也觉得是这样，因为周围人都说他们算命确实挺准！